



引用格式:谢浩.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与趋势[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8(4):54-6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54-09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与趋势

The essence, influence and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谢浩

XIE Hao

南京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不是一个中性概念? 这一问题是国内外学者界定经济全球化概念的一个重要分歧。无论是从沃勒斯坦所说的“长的16世纪”算起, 还是从布罗代尔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算起,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都折射出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然而,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 呈现出全球经济走向深度一体化的趋势。因此, 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作为总的过程和趋势的中性的经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这个也更能解释为何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繁荣的同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影响, 产生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中国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必须妥善处理好全球化中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 既要优化市场环境吸引资本, 为我所用; 又要优化政府职能驾驭资本, 避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当下,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向仍然是自身发展, 通过强化民生体验抵销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增强中国的全球化福利。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全球化应该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通过参与方式的改变, 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里完成由“世界之中国”到“中国之世界”的转变。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
跨国公司;
现代化

收稿日期:2016-12-26

作者简介:谢浩(1990—),男,安徽省合肥市人,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流行于1980—1990年代的全球化概念,在新旧世纪之交成了国内外学界的热议话题。大量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在这个时间段集中出现,经济全球化更是一度几乎成了全球化研究的全部内容。如今,经济全球化已逐渐被全球治理、全球价值链等概念取代。这个取代和更新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研究逐步走向普遍和具体。世界经济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不断丰富并赋予经济全球化以新的内涵,也为中国进一步了解其本质与发展趋势、深度参与全球化,提供了更多有益参考和启示。

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除了对经济全球化表面特征的描述相对统一外,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性质存在很大争议。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将经济全球化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体分析,其真实面貌便逐渐显现出来。

1. 多角度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关于它的定义最初多出自于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国内研究大多以此为主要依据。新旧世纪交替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主要有三种,即要素流动论、经济依存论、资本决定论。这三个角度基本确定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立体概念,全面呈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表象特征、关系特征和本质特征。世界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由此可见,国际官方机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基本上是基于技术或物质层面将经济全球

化理解为一个更小的自由世界。法国学者雅克·阿达等人显然不满足于对全球化作这样的定义,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这与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界定颇为相似,都是将经济全球化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化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本全球化。于是,吉登斯的“拓展的现代性”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说法就为人们津津乐道。E. luttwak 更是结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直接指出:经济全球化即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化,即全球美国化。^[2]

上述国外学者对经济全球化三个角度的界定或多或少影响着国内学者。不过,国内学者在研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试图呈现一个更精确的经济全球化概念。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一个过程或一系列过程,由此对之作出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向着一体化方向加快变化的趋势。”^[3]目前,政治经济学领域所提及的经济全球化,显然是广义的全球化。另外,经济全球化还可以从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来进行界定:“前者主要指世界时空的压缩,……世界越来越‘小’了;后者则指全球意识的加强。”^[4]基于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压缩的时空是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最直接的主观感受,而隐藏在经济全球化背后复杂的全球意识、全球思维或全球主义更值得关注。

尽管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仍有分歧,但普遍强调经济全球化即是自由市场全球化,表现为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单元的紧密联系;抑或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

质,是资本肆虐、剥削和支配全球。这些为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大体精确的界定,为我们立体地、多角度地了解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2. 作为一系列过程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源于何时?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不同学科对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起源时间的判定有早有晚,具体见表1。不同于其他学者在全球史领域对欧洲中心论的推崇,美国学者扬·内德温·彼埃特思主张将全球化的历史起点拉长到公元前3000年,从青铜时期开始计算属于东方全球化的起始时间,之后的全球化过程相继是罗马全球化、东非全球化、欧洲全球化、21世纪全球化等阶段。^[5]

由表1可见,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起始点的主流划分主要集中在15世纪末和20世纪末两个时间上(这两个时间的确定基本上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划定),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全球化的历史追溯到15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在马克思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长期专注于世界体系研究的西方学者沃勒斯坦认为,全球化发端于“长的16世纪”(1480—1620年);而布罗代尔、汤姆·雷弗则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内陆,而是起源于13—14世纪的意

大利城市国家”^[6]。只不过在初始阶段,经济全球化更多表现为局部全球化,这可谓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因此,主流经济全球化或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发端于“长的16世纪”的欧洲。

笔者认为,较为全面、普遍的全球化的形成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物质条件,即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被打破并被联系起来,如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持续发现新大陆,并通过商业贸易和联通技术建立起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精神条件,即全球思维或全球意识不断蔓延至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为世界各地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提供观念支撑。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本文倾向认为,主流经济全球化发端于欧洲,起始于“长的16世纪”。不同阶段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作的划分见表2。

3. 并行不悖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需要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分期中寻找线索。中立者基于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区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

表1 全球化研究的学科分类、起源时间与核心问题

学科分类	起源时间	机构和领域	核心问题
政治学/国际关系	1980年	国家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	竞争国家、战后国际政治、全球公民
发展研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债务危机、结构调整政策
地理		空间、地点	本地与全球化的互动、全球化的在地化
经济学	1970年	跨国合作、技术、银行、金融、对冲基金	全球合作、世界生产、全球利益链、 新经济、主权财富基金
文化研究	1950年	媒体、影视、广告、传媒技术	地球村、麦当劳化、融合
哲学		伦理学	全球问题、全球伦理
社会学	1800年	现代性	资本主义、工业化、城镇化、民族国家
政治经济学	1500年	现代资本主义	征服世界市场
历史/人类史	公元前3000年	人口迁徙、贸易、技术、世界宗教	扩大的社会合作、全球流动与居住

注:根据扬·内德温·彼埃特思《分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的诸历史》^[5]中全球化分期稍作调整得此表。

表2 主流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大致分期

经济全球化阶段	时间划分	特征	意识形态
西欧的全球化	15世纪—18世纪晚期	原始积累、对外贸易	重商主义
英国治下的全球化	19世纪初—20世纪中期	自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美国治下的全球化	20世纪中期—20世界末	多边主义、福利国家、跨国公司	嵌入式自由主义
21世纪的全球化	进入21世纪至今	全球公司、地区主义	新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6]而全球化的批判者或怀疑者多数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认定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全球化。他们所持的论据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是资产阶级,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同时加剧了国际层面国家间、国内阶级间的两极分化等。

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之争,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影响深远,事关世界经济的公平性。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作为中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二者并不矛盾。之所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是将其放在全球史中考察而得出的。经济全球化在局部地区的预演并没掺入意识形态的因素,东方、罗马等局部全球化尽管不符合整体全球化的条件,但真实地在前资本主义历史中存在过,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全球化完全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属性或混合属性。当然,当下的经济全球化的确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这一性质主要取决于当下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和诸如重商主义或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中性的,具体阶段表现出的性质取决于当时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宣称要带给世界以自由和繁荣,然而几百年的全球化在带来全球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的全球体验。一直以来,资本对生产的支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享有的

全球话语权,导致北方得利远远大于南方。但就全球化的一般趋势来说,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

1. 经济全球化进程回顾

尽管全球史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但近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或主流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文艺复兴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萌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开始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的重要价值取向,其对财富近乎疯狂的追求,不断刺激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人突破地理限制,寻求更大规模对外贸易的可能和途径。新大陆的发现主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欲望驱动。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渐次发展,资本积累日益需要国外市场来容纳机器大工业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都伴有殖民他国的强烈欲望,急于建立和拓展专属殖民市场以满足本国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此时的经济全球化虽已初具国际规模,然而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主要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争夺及其对所属殖民地的控制,如此“肤浅的全球化”显然不能满足全面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大陆的需要。于是,基于绝对成本优势或相对成本优势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方案应运而生,它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困难。当时英国对国际贸易的极大需求,促使其急切地想建立一个符合自身需要的自由市场。谷物法案废除、英法《科布登条约》的签订等,意味着英国为推进自由贸易进行了许多努力。尽管如此,

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权力游戏及其对所属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几无秩序可言的世界市场争夺,使得资本主义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野蛮生长,它不但没有实现古典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自由世界,反而接连将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演变为世界战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一度停滞。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竞相争夺和宗主国对附属国的残酷剥削。对宗主国来说,它是自由的全球化;而对附属国来说,它是强制的全球化。这一模式的典型和巅峰是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英国治下的经济全球化。^[7]

二战以降,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过渡到美国手中。美国治下的经济全球化有其自身特点。凯恩斯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作了修正,赋予国家以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权力,提升了国家调控危机和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战后美国凭借其绝对的工业实力、军事优势获得主导性的话语权,它所提供的全球方案迎合了西方世界对全球秩序的设想。其主导的几大国际组织的成立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治下的全球化基本促成了美国资本自由畅行世界,美国商品、文化全球流行,美国在事实上引领并深化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这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色彩不像此前那样野蛮和血腥,变得相对内敛和低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制度的设计和话语权的控制等方面,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未变。

20世纪末,由于苏东剧变,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几近坍塌,资本主义世界随之将自由市场经济拓展至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华盛顿模式开始风靡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全球化的所有利益诉求都隐藏在貌似公平的所谓新自

由主义的世界设计中。这一阶段,美日欧三角同盟或G7集团开始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雅尔塔体系崩塌之后,由于意识到利用国家身份干预别国经济政治生活的敏感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转向综合利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资本的力量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制或诱导发展中国家接受包括自由市场、私有制和政治民主等在内的华盛顿模式。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已很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行为中直接寻觅,资本对现有世界经济的支配深深藏匿在现有国际制度、国际分工和全球话语设置与安排上。然而,殖民时代的遗产、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等均可在现有全球秩序安排上找到。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关联甚密。资本主义相继经历了自由竞争时期、垄断的民族国家化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时期。在这三个不同时期,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都具有不同特色,整个全球化过程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治理特色、不同意识形态的今日世界秩序。

2. 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

相比英、美治下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财富明火执仗地剥夺或有失公平地分配,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已经变得难以捉摸。尽管如此,敏感的经济学家仍然从现有经济现状中窥得经济全球化引致世界经济走向消极的趋势。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批判或怀疑主要来自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得出的一系列观点,批判者的批判、怀疑者的怀疑,跟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更不断推陈出新。继发现经济全球化背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身份之后,他们的发现和收获不断丰富,得出一个定论: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导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支配边缘国家的悲观结局^[8],学者 S. Amin

并列了四个例证:持续扩大的数字鸿沟不断证实经济全球化加剧世界经济两极分化,世界范围的南北分化和各国国内的贫富不均的加剧^[9];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资本权力急剧膨胀,力求实现所在地的政治私有化,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面临的资本考验与日俱增;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成为常态^[10],此次世纪交替前后世界范围的系列危机,说明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必将引致国际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所谓全球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西方现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冲突此刻正在此起彼伏地进行着。

身处同一个经济全球化进程,南北国家的全球化体验截然不同。症结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在全球范围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凭借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牢牢掌握着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另一方面,凭借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优势,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牢牢掌控着全球话语权。然而,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虽由资本主义主导,其结果却不全为其所控制,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如中国经济的全球崛起。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系列制度安排和秩序设计,为各国参与全球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模式和规则,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了利益。只是这种利益并非均匀分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获得的利益可能在总体上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11]但是,经济全球化总体上也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个总体有序的时代背景和经济上崛起的希望。地理上愈加紧密联系的地球,制度上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等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总体上是所有参与者均可共享的。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审慎地走向繁荣的途径和可能。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通用技术与世界各地

开展经贸往来,也可以通过世界市场获取资本、技术等本国急需的发展要素,从而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尽管其主导者曾一度、并且也将继续为世界带来不公平,但是它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了一般环境和基础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与发展趋势

本应是中性的经济全球化在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利益分配上总是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其根源在于发达国家享有全球范围的经济优势,垄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权——市场自由、经济公平、环境保护、财富分配的标准都由其决定,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全球化过程的被动参与者。表面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由经济占优的强国决定,而在更深层次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曲折过程同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同向或反向运动总体上是契合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可从这样的矛盾运动中发现。

1.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经济全球化看似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亟需扩大生产、市场,以不断增加财富的跨国资本,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行为主体。而在不平衡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相较于地域上的限制,民族国家保护本土经济、抵制跨国资本扩张的举措是制约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扩张的力量并非只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向外扩大自身影响。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保守的力量也开始

在发达国家内部占据上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国家内部普遍的双重全球化力量就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因素。

今天,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13] 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地因资本的跨国运动愈发密切地被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联系起来,世界不断变小的空间体验日益深刻;二是规模不断扩大的资本(公司)不断突破国家、民族限制,寻求建立全球性生产网络,“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结构日益将世界各地的生产纳入其中;三是日具全球规模的跨国资本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的财富分配规则,使世界经济分化为剥削别国的“北方”和遭受剥削的“南方”两部分的倾向越发严重。跨国公司的发展代表了发达国家政府支持的私人资本的全球扩张,其在全球活动中的行动逻辑、组织形式和话语体系始终要求建立一个充分实现自由化、私有化的世界市场,而这恰恰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行动蓝图。遍布全球的私人垄断资本善于将自身利益外化为国家主义甚至是全球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跨国资本的逻辑和意愿。16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性质,归根结底在于资本突破国家限制在全球范围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古典自由主义、嵌入式自由主义和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先后代表着不同全球化阶段跨国资本的现实利益。21世纪以降,新自由主义成为向全球扩散的主流意识形态,欧美法律条款、标准体系推及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生产中的支配地位得以巩固等,自然都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头面人物操纵了全球化的进程,并使之成为他们的利益服务”^[14]。总的说来,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直接的推动者,而经济全球化则代表了这一直接主体的主要利益。

它们自由配置全球资源的最大障碍或许来自国家权力,但国家权力有时也是促进其实现全球分布的重要力量。

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另一重要力量是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运动,它构成了全球化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化输出国极力营造本土公司实现海外扩张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东道主国家既希望吸收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又力图抗拒经济私有化与政治自由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输出国、超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逐渐发展成为可与东道主国政府抗衡的准政治机构,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其经济和政治优势对东道主国家施压,其主要结果就是勒特韦克所说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压倒了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冷战结束后,一大批东欧国家在“自由世界”的号召下取经西方,转向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全球化浪潮中国家主权的让位并没有实现西方世界的自由和繁荣,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痛、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危机使其至今仍在经济、政治方面徘徊不前。反观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战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构建与融入全球化的有机结合,使得东亚模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15]。尽管“跨国公司去母国化”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但是谁都清楚政治介入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极其重要,关键是输出国或东道主国家如何介入的问题,其中涉及国家职能、国家权力、国家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东亚主要国家的崛起说明,国家主权并非经济全球化的障碍,适当的政治介入会使本地经济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正如查默斯·约翰逊所强调的,政府可通过经济、政治手段引导本国产业更富竞争力地参与全球经济。总的说来,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较

量,更多表现为跨国公司与本地政府及其所属经济实体之间的博弈,二者能否有机结合的关键,在于政府主体能否趋利避害,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加强民生体验等。^[16]

2.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因跨国资本的利益诉求,全球各地的生产要素会不断突破地理、民族和国家的限制实现自由流动。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是全球经济的深度一体化。16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过程正是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经济贸易形式从殖民时代单向的洲际贸易,到二战后频繁的国际贸易,再到21世纪互联网经济介入之后日益一体化的普遍全球贸易,其中的参与主体越来越细化至个人、越来越丰富至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随着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本土企业等全球化行为主体日益被卷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经济将会持续走向深刻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公司)和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进程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17],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促进本土企业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意愿和努力会更加强烈,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在全球经济总体消极的环境中日趋剧烈,逆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也会随之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将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一是立足本国市场保护本土企业,二是制定政策促进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三是逐渐按照自身诉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或者至少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地区主义将会成为不均衡发展世界经济实现全球化的主要形式^[18],局部的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将会是全球共识无法达成之后全球化合作的次优方案;全球一体化的技术条件日益成熟,参与生产和积累的全球循环的行为体从国家、地区逐渐向经济个体转变,全球经济循环将更加注重经济个体的参与,

经济个体间即时、双向互动是全球化技术发展的总趋势,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新的全球化形态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平衡的,经济全球化没有限制反而丰富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最终实现的前提是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全球贸易的公平性不再需要局部政治保证,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价值也会逐渐消失。

四、结语

从世界史看,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总体上是中性的,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在不同历史分期中的特征和性质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具体分析。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占优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一阶段经济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性质。具体而言,英、美治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共同特点,是政治权力协助本国资本实现全球积累。世界范围的资本力量的非均衡性发展和资本日益支配全球生产的趋势,固化了南、北方迥异的全球化体验。尽管南方国家存在较为普遍的消极的自由主义感受,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跨国公司和政治介入对北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而后发国家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的关键在于本国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的发挥。未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将是各全球化行为主体围绕全球价值链展开广泛的激烈竞争和深度合作。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表现,丰富了全球化的多样性,加快并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多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大大丰富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多极世界、各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权威,全球经济或全球主义的内容,终究会因为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或多或少地变化。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也是完成由“世界之中国”向“中国之世界”转变的过程。

可以预期,在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将会全面拓展到政治、文化、生活等非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发展中国家不仅要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强制,还需应对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既受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正面影响又对经济全球化施以侧面影响的重要阶段。我国不但要以自身的制度优势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还要着力消减和抵御全球化对我国的西化。尽管意识形态对于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作用显而易见,但以经济发展凝聚社会共识仍是重要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功能的持续发挥,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对外更好实现全球互动,但重点是如何通过政府力量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强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普通民众的民生体验,以消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普通民众因为漫长等待和社会福利的全球性比较而可能出现的失望情绪。这既是社会主义中国借助经济全球化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中国经济实现深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国内基础。

参考文献:

-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45.
- [2] LUTTWAK E. Turbo-Capitalism: winner &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M]. HarperCollins, 2000: 34.
- [3] 董金明. 马克思全球化理论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之比较[J]. 理论月刊, 2006(1): 28.
- [4] ROBERSON R.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M]. London England Sage, 1992: 135.
- [5] 扬·内德温·彼埃特思. 分期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诸历史[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1): 11.
- [6] 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 资本的绘图师[J]. 张焕君, 王志超,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1(3): 89.
- [7] 吴志鹏, 方伟珠, 陈时兴.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J]. 世界经济研究, 2003(1): 33.
- [8] 李滨. 无政府下的世界秩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7): 11.
- [9] AMIN S.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M]. Sirirajmedj Com, 1990(100): 7.
- [10] 房宁.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进程[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2): 143.
- [11] 张礼卿.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利益和代价[J]. 世界经济, 1999(8): 54.
- [12] 赵汇, 吴涛. 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学术界[J]. 2005(6): 159.
- [13]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6: 1.
- [14] 程恩富, 朱富强. 经济全球化: 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0(7): 31.
- [15] HADLEY E M.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J]. Sais Review, 1984(1): 192.
- [16] 金碚. 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 16.
- [17] 雅库布·哈拉比. 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 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8): 30.
- [18] 门洪华.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J]. 开放导报, 2005(3): 26.